

其治疾有所由、夫道者有所由之謂也、故雖不敢比聖王之道、而謂之道不亦可乎、中葉以來興古異術、不佞一意從事仲景氏、洗輓近之穢、謂之起廢道、不亦可乎、不佞雖業醫、而亦王者之民也、故學先王之道以修身齊家、○下略

〔東洞先生行狀〕先生諱爲則、字公言、安藝人也、其先出清和帝、姓源氏、管領政事畠山政長之裔孫也、○中略

元文三年春三月、先生與父母女弟徙于京師、卜居於萬里街春日路南、唱古醫道、蓋年三十七矣、先生曰、我不能興吾家、今以醫隱、何汚本姓、復改吉益氏、是時業未行、弟子未進、遇盜亡貲財、貧困既窮、乃造偶人鬻而假食、先生友有郁尾氏者、仕于佐倉侯松平左近將監、時專天下政權、威震四方、郁尾氏有公事入京師、訪先生、憐其貧而老親在焉、薦先生於佐倉侯、侯欲召以爲侍醫、郁尾氏大喜、而急告先生、先生以書報曰、始以子爲知我者、今識子非知我者、吾雖貧而老親在、豈降吾志、汚辱祖先乎、貧者士之常也、窮達者命也、假令術不行、天未喪斯道也、吾果餓死耶、窮則必有達、行道樂道、貧困何憂、辭而不仕、延享元年歲在甲子、先生年四十三、貧益甚、以雙親尚在、雖奴婢共具、不異於昔時、橐中常空、夕食絕朝糧、於是齋戒斷食七日、迺詣少名彥廟、告于其神曰、爲則不敏、過志古醫道、不顧衆懼、推而行之、今也貧窮、命在旦夕、我道非而天罰以貧歟、爲則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、假令飢且死、不敢更轍矣、大明神吾邦醫祖也、請垂昭鑑、道非其道、速斷吾命、若推而行、則必害萬人、誅一夫救衆、固吾之所願也、告神而還焉、先生平日有所驩交之賈翁、適適其家、賈翁欣然奉金、謂先生曰、吾有餘金以奉給于先生、先生愕然固辭曰、吾不知償之、豈受此金耶、賈翁勃然作色、膝行進曰、吾何望償乎、今奉此金、非爲先生爲天下萬民也、先生感其言、拜而受金、家給得漸足焉、其後有一病者、先生往而診之、東洋山脇先生會、先生論其處方、東洋服其言、使病者服其藥、不日而治焉、東洋知其非常人、厚交爲親友、先生名所以益顯者、東洋揚之也、延享四年、先生年四十五、徙居於東洞院街、因號曰東洞、是時業已行、弟子大進焉、京師有閑齋先生者、時以唱古醫道鳴于世、先生與閑齋東洋交、讀傷寒論、閑齋爲年長、因以爲講主、先生數論其謬誤、閑齋